

3.10 ✓

附卷二 镇志

五通桥文史资料

第一辑

87

614800

政协乐山市五通桥区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政协乐山市五通桥区第二届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 任：王叔堪

副 主 任：柯愈文 马 斌

委 员：刘云华 李人荃 林云阁

易廷文 周杰生 郭昭明

徐聘珂 徐鸣皋 张世珍

张端甫 袁伦权

前 言

《五通桥文史》出版了。这是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献给五通桥人民的第一份文史礼物，也是为振兴本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作出的一点贡献。它是在乐山市和五通桥区党政领导亲切关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诞生的。

五通桥地临乐山大佛下游，滨三江（岷江、茫溪、涌斯江）汇口，依山傍水，风光绮丽，古获“小西湖”的美称；今博“游泳之乡”的雅誉，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系古嘉州重镇。远至宋元，我区即以盛产食盐闻名于世，随着盐场的不断演进，她在工业农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劳动人民斗争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乡土史志价值。近百年来，五通桥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日烽火遍地，我区人民慷慨输捐，为民族存亡呐喊；解放战争时期，广大群众为新中国奋起战斗，丁佑君烈士以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光耀千秋的壮丽诗篇！总之，本区丰富的历史资料宝藏，弥足珍贵，有待我们去不断开掘、整理和研究。

我们的编辑工作，起步既晚，限于自身的水平，疏漏也不少。因此诚挚地希望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不吝匡正，并继续大力支持。我们将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把敬爱的周总理开创的这项文史资料的伟大工程，更好地进行下去。

《五通桥文史》将会象我区从古老的盐业故乡到年轻的综合工业城市，从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到载誉神州的游泳之乡那样，永远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政协乐山市五通桥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永通盐区述要·····	李从周 (1)
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始末·····	王叔堪 (10)
概述五通桥盐场的演变发展·····	柯愈文 (20)
忆丁佑君二、三事·····	丁好德 (44)
概述建国前后盐税税法的演变·····	郭昭明 (48)
乐山市五通桥中学沿革·····	林云阁整理 (56)
健乐盐场工人反拉丁，愤怒捣毁王村乡公所 ·····	五通桥盐厂三史办公室 (61)
我所知道的吴鹿苹先生·····	张端甫 (66)
五通桥盐场降低煤耗的历程·····	徐聘珂 (71)
硕果举隅，方心芳先生在五通桥找到的几种霉菌·····	杨怀甫 (75)
五通桥通材小学的创建和发展·····	周杰生 (78)
五通桥龙舟活动漫谈·····	易廷文 (83)
忆民国六年五通桥大水·····	王哲贤 (88)
蓝线客·····	彭哲夫 (92)

永通盐区述要

李从周

前言

过去，凡在五通桥从事盐业经营或盐务工作的人们，如果谈到盐场的历史发展，大多熟悉“先有永通，后有五通”这两句谚语。而永通的历史情况，究竟如何，却鲜有能道出其详细者。经查阅有关文献记载，原来永通在犍为境内是一个比五通较早的老盐区。我早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曾三过其地，但见四山环抱，一水淙洄，井架低斜，煤烟缭绕，此外尚未看出有什么特点。六十年代初，又前往访问三次，曾会见熟悉当地掌故的老人，又发现了前代遗留的有关碑记，并查阅了若干书刊记载，使我对永通的形成、发展、衰落有了概略的认识。现在仅将有关情况，分述于后：

一、古代嘉州有关产盐地区

嘉定在清代以前，尚未设府，称嘉定州，所属有乐山、洪雅、夹江、峨眉、犍为、荣县、威远等七县。在此范围内，从前产盐地区，根据《犍为县志》记载：“汉，南安有盐井。”按当时所指南安，就包括了乐山、峨眉、洪雅、犍为、荣县等五县。五通桥向属犍为，自然也在南安范围之内。但南安产区，究在何处，无从查考。据《川盐纪要》载：“犍为，秦属南安县，犍为郡东四百里，治青衣江，会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从以上记载来看，足见早在秦代，嘉州境

内，即发现盐碱。惟盐井出现何时，据《乐山县志》载：“顾炎武《郡国利病书》，今嘉州红岩，即其故处矣。”又载：“明、任有龄记出：沿江而下为红岩，产盐亦复产油泉。”由此可见，红岩盐井，在明代即已出现。按红岩，俗称红岩子，位于牛华溪北面约五里，这也是嘉州前代产盐的一个地区。考明代嘉靖《四川总志》载：“四川各盐课司，又副使一员或二员者，均在本司驻扎。今虽区别地方，归并井盐犹为散而不聚，合无查所辖井大课多，并路远井密地方，除大使一员，本盐司总理，其副使分令就彼驻扎。凡东西四五十里，或百里，但有连续本盐课司井灶，俱分割盐课，著为定例，责令管办，如富义井盐课司分一员金石等井。”从以上记载，又可看出当时键为金石井，也是一个小型盐区，但在盐务行政上，还没有单独设立管理机构的条件，只是属于富义井遥领罢了。

根据以往史籍记载，在嘉州七属范围内，虽然有盐碱，红岩盐井，金石井等产盐区的出现，但语焉不详。当时这些产地，大多零星散漫，产量不大，真正能形成一个粗具规模，比较集中的产区，在明代时期应当算键为的永通和荣县的新罗（荣县治南八十里）两个盐区了。有关新罗部分，不属本文研究范围，兹不赘及，以下着重叙述永通盐区情况。

二、永通盐区的形成

永通盐区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当地老年人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我访问了现住井研县马踏区天皇山八十老人周楷成，他说：

“先有金石井，后有永通井。明朝就有金石井，从前那里还有一座资官庙，就是供奉开井人——资官的。”又访问了现住永通七十老人彭世洪，他家住此，已历十七代了。他说：“先有天皇山，后有永通井。”属于金石井的问题，前面经已提到了。在明代志书上，已列出了金石井之名，并责成富义井盐课司副使管理，也提到了永通产区，设立了盐课司管理。看来永通和金石井

之名都出现在明代省志上，当时并同属于犍为境内，无非是管理形式不同。如说金石井比永通还早，无从证实，不同形式的管理，在明代这种事例较多，并不足奇，往往一个衙门，就要管辖很多产区。如当时富义井，不但管辖金石井，就是远在川北的阆中，川东的万县，也得归它遥控管辖。

至于天皇山是否比永通还早的问题，查天皇山距离永通，仅茫溪一水之隔，不到十里，原属乐山县里仁场，现与永通同隶井研县马踏区。此处在前兴盛时期，也只有盐井四五口，并不发达，迨至公元一九五二年废场转业时，均已停闭。我曾到天皇山碑儿坳，发现一碑，埋没土中，掘出以后，字体风化，不易辨识，仅从个别句中，看出对盐业有关，碑上亦无年代记载。我看天皇山距永通不远，当时盐井见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也是很自然的。查乐山县志，对天皇山盐井，并无记载，如果认为天皇山比永通还早，也难于证实。

永通盐区，虽然在明代逐步形成，但早在元朝，可能就有一些基础。根据明嘉靖《四川总志》记载：“元世祖时，四川之盐，为场凡一十有二，为井凡九十有五，有成都、夔府、重庆、叙南、嘉定、顺庆、潼川、绍庆等路万山之间。”以上所列八路，均系当时有名的产盐区，嘉定一路，虽未明白指出具体产盐地区，但印证有关书刊，可以推断永通的起源，早在元代即有基础。根据明代总志记载：“永乐十八年，布政司因云南商人江浩言：上流属井，课少水多，遣官子永通等九井，榨出盐七十五万二千一百二十斤，列入正额，名曰增加盐。”永乐系明成祖年号。永乐十八年距元朝末年，仅有五十三年（明太祖三十一年，明惠帝四年），如果永通盐井都从明代开办，短短五十三年时间，加上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要发掘七十多万斤的潜力，来不了这么快，显然在元代就有了一些基础。再根据犍为县志记载：“明，犍为东山出盐。”按明，系指明初，东山系指犍为岷江东岸一带山区，就是指金石井、永通等地而言。元初既提

出嘉定一路产盐，虽未指明地区，明继元代之后，当时除犍为的永通、金石井、乐山的红岩、荣县的新罗产盐外，嘉州其他各县，未闻有产盐地区。因此，明初在嘉州范围内，特别是如象永通这样粗具规模的盐区，元代即具有一定的基础，也是符合事实的。

前面已经提到了，早在明代永乐十八年（公元一四二〇年）永通已形成一个盐区。到嘉靖年间（公元一五四一年）设立了永通盐课司，在犍为县治东北一百里（见明代《四川总志》），按盐课司即当时管理盐务行政及征税机构。永通不仅在犍为是仅有的盐区，就在嘉州及四川全省范围内，也是有数的盐区。清代乾隆九年以前，犍为盐课司大使署，一直设在王村场。（见清《盐法志》）雍正十二年，移嘉定府通判驻马踏井太和场，监督井研盐务。（见《犍为县志》）由此可见永通盐区的发展，确比五通桥牛华溪为早。历代有关盐务官署，都设在永通、王村、马踏，但都以永通为中心。更加证明永通在过去盐业生产上所处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

根据彭世洪老人谈：“洪化年代，就有永通，当时督捕通判衙门，也设在这里。”又引我去看当年衙门遗址，早已成一片稻田，名为“衙门田”。据他说：“一九五八年深耕时，曾在田里发现很多石头瓦片，即前代留下的建筑物。”又据彭世洪的侄儿彭洪泽说：“在田里发现两根长石条，石工精细，估计是早年衙门的地脚石，现在放在家里。”我们又到衙门田缺口处，彭世洪又说：“这里在民国六年涨大水时，冲出来的细瓷茶碗，细瓷龙盘，证明这些东西完全是当年衙门内用具。”

在王村及永通居住的老年人，认为从前衙门地址，永通尚有遗迹，王村场外唐家坳也有遗迹，究竟怎样来识别呢？据说唐家坳在一九三九年修建内乐公路时，亦发现瓷盘石缸等物。根据有关志书记载，我认为永通所留下的衙门田，应当是清代乾隆九年以前犍为盐大使署所在地，至于彭世洪所说“洪化年代，就有永

通”，想系成化之误。又说“督捕通判衙门”，可能是盐课司大使署之误。查《犍为县志》，犍为督捕通判署，是在县北七十里的四望关，是乾隆十八年才新建的，在此以前，并无督捕通判署的设立。足见永通衙门田，完全是明代盐课司大使署，应无疑义。永通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元代可能有了一些基础，但永通之名，尚未见于史册。到了明代，规模粗具，并已设署管理，永通的名称，开始出现于明代《四川总志》。清初得到较大的发展，产区因而扩大，并由半耕半煎的生产形式，逐步走上专业经营的道路，对影响五通和牛华地区盐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永通盐区的分布

《犍为县志》记载：“永通为蜀中大厂之一，地包清安二乡，绵亘数十里，而永通之名，则在王村上游五里，旧有盐场使驻劄所，遗址犹存，但兵燹之后，建置无考。”按以上所称清安二乡，即犍为县的清流乡和安仁乡的简称。清流乡包括县属磨池场、梅旺场，安仁乡包括县属王村场、马踏井、三江镇、瓦滓滩、金石井等场，均系产盐地区。而永通即在王村与马踏两场之间，各距十里。永通盐区本身，上起落虹桥，下至盐井坳，不足一华里。但产区分部较宽，以永通为中心，半径四十里内，均属产区范围。后来五通逐渐兴起，永通之名渐废，民国元年以后，改名为犍为盐场第七区。解放以后，除金石井、瓦滓滩仍属犍为管辖外，其余如三江、马踏、王村、梅旺、磨池等场已改属井研县了。

至于永通盐区本身，从第一井成功后，相继而来的就有几十口井陆续投产。这些盐井，都是竹筒井，直径只有二寸四分至二寸八分，木竹深度，约十丈上下，井深至多七十丈，水旺的井，日产四十挑，少则十挑，当时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盐区，并以此为中心，逐步发展到周围的马踏、三江、王村、梅旺、磨池，后

来金石井和瓦滓滩，亦包括在永通范围之内。

原来永通盐区最早的井，有永通井、马踏槽井、下海井。永通井的位置，究在何处，无从辨认，只有与永通同时的下海井，井位至今尚存（一九五二年裁废），但已荒芜。在此不足一里的范围内，即有两座大桥横跨茫溪，一名落虹桥，一名老桥，另有两座小桥，沟通盐区内部交通。在盐井坳下游一里左右，地名对丘滩，系当年永通繁盛时期的一个煤炭市场，每天都有从五六十里外的铁山，运来山炭数百挑，到此求售。因此，对丘滩就形成了一个集市，有饭馆、酒店、茶店、旅店设立。现在店铺已不存在了，仅余塔形字库一座、石碑一通，均已风化，可惜无从辨识。对丘滩尚有大桥遗址，系沟通杨家河、磨池场的要道，炭贩在对丘滩售不出去，就过桥到杨家河，售与磨池场的井灶。根据彭世洪老人谈：“听到祖父说，永通从前繁盛时候，井灶林立，烟雾迷漫，夜晚灯火明亮，很像一个小小城镇。”现在这些情况，已不复存在。

四、永通在川盐中所处地位

永通从明代永乐年间起，即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盐区，当时整个四川全省，还只有十七个产盐区，均设立了盐课司，并置有大使副使，而永通也就是十七个盐厂之一。每年产盐一百九十六万五千一百五十斤四两二钱七分，折引九千八百二十五引一百五十斤四两二钱七分。当时在川盐产量中，位居第四，所产盐斤，不仅销于本省部分地区，并远及滇省。当时全川十七厂的总产量是九万二千三百零三引，永通占百分之十点六四。全川盐税是七万一千四百六十四两，永通即占百分之八点六七。清代初期，永通仍得到较大发展，究其原因所在，当时也有它的有利条件：一、地处茫溪之滨，水运方便；二、山煤河煤，易于供应；三、采取半耕半煎的经营方式，充分利用劳动力。

另外从碑记上，片断地可以看出永通发展情况。在王村停留

时，发现在场外阳沟上面，有两通清代石碑，一通是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键为正堂根据永通盐总的请求布告的，主要由于永通一带，盐炭出入，经过王村沙湾，严禁“不法之徒，乘机窃扰”，足见当时永通盐区，已具相当规模。

另一通石碑，是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键为县正堂，根据永通盐总请求布告的，上面刻有六条规定，最后一条：“遵议各地灶户请赶水烧盐工人，务须查明来历，方准容留，如有不遵，查出总保禀究。”

又在天皇山发现一通石碑，据老年工人杨明三说：“我母舅王海玉在时说过：‘碑上刻字，七十二行，门门都有，尤其对工人工资、牙祭、粮食限制甚严，不许工人有所异议’”。从以上几通碑文的内容来看，当时永通一带的盐业，已经不完全是所谓“半耕半煎”的农村作业，而是开始走向雇工剥削的资本主义道路了。同时从这些资料中，更可看出当时官商两方，对待井灶工人所采取的压迫控制手段，是何等的毒辣了。这几通石碑的存在，正好暴露出当时反动阶级镇压工人不打自招的铁证。也反映出当时永通所处的重要地位。

再从永通外围一些建筑来看，也可看出有了永通盐区的发展，对当时地方繁荣，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如王村场，本来是一个农村小集镇，场外一座石拱桥名丰乐桥，建于明代，长约一十八丈，桥高约二丈五尺，桥面约一丈八尺，下有七孔，均用石条拱成，下通小船，惜石条逐渐风化，桥头原竖铁碑一通，解放前被反动派销毁。这大桥可以沟通从永通到王村、梅旺、磨池等场的交通。马路井原来也是农村一个小集镇，场外也有一座大桥名五福桥，建于清初，长约二十丈，桥高约二丈五尺，桥面约有两丈，只有五孔，全用石条拱成，也通小船。现尚完整，桥头原竖铁碑一通，亦早被反动派毁掉。此桥连接由马路井到金石井，瓦滓滩，钵钵井，罗城铺等场的交通。这两座大桥就是平行两部汽车，也绰有余裕，这样的大桥，就是解放前的五通，也找不出如

此规模的。早在明清两代，王村、马路两个集镇，居然有这种大桥出现。我认为这和永通盐区的发展，完全是分不开的。

从寺庙的修建来看，王村和马路这两个小集镇，就各有寺庙六个（王村有火神庙、肖公庙、禹王宫、川主庙、回龙寺、天蟾宫，马路有龙兴寺、肖公庙、禹王宫、川主庙、南华宫、地藏庙），这种情况，除当时五通桥及牛华溪而外，其他乡镇，还不多见。这些寺庙的建筑，单凭农村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看也和当时永通盐区的发展，是完全分不开的。

五、五通的兴起和永通的衰落

永通在明代不仅初具规模，而且在清初，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后来五通同牛华盐业生产，逐步增长，犍为盐大使署，又于乾隆九年，由王村移至牛华，产盐重心，明显转移。到乾隆十九年，四川盐茶道，详准听民凿井煮盐，永不加课，这项办法公布后，永通和五通之间，就开始了变化，如《犍为县志》记载：

“嘉庆十九年五通盐区盐井，已增到一千二百零六眼，锅增到一千六百五十四口。”再看永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道光二十三年改金石井、王村场引盐为票盐。（见《犍为县志》）为什么变化这样大呢？我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1、永通兴盛时期，一般是竹筒小井，半耕半煎，生产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五通卤井，一般是专业经营，井径较大，井身较深，易于发展生产。

2、永通卤井，每日产卤，多则四十挑，少则十挑。五通卤井，量丰卤浓，牛推一井，日产可达一二百挑。

3、永通井浅卤淡，多费燃料，成本较重。五通卤井，井深卤咸，少费燃料，成本较轻。

4、永通需要山煤及河煤运输不便，困难较多。五通煤炭，供应便利，如坪坝及印石沟，井灶旁边，即有煤矿，就地取给，减少运输。

两相比较，五通发展较晚，但条件比永通为优，后来太平军攻克南京，淮盐运阻，五通增产济楚，生产有较大发展。五通桥盐区，最初以灰山井、红豆坡一带为中心，生产集中，后来分为两线发展：红豆坡一线，向西北推移，逐步发展到青龙咀、杨柳湾、柑子桥等地；灰山井一线，逐步向东推移，发展到顺河街、鲁店子、瓦店子、半边街、腔家山、金银坎等地。

在清代中叶，键盐产量，几占川盐首位。永通属于键盐的组成部分。但在咸丰年间，李兰义军过境，清兵乘机骚扰，所有盐工，相率逃避，有些井灶，惨遭清军破坏，以致不能恢复。百年以来，一直未得到发展。及至解放时止，永通（键场第七区）所辖卤井，尚有七百二十四口，月产二千三百八十五担，至于永通本身范围，仅存下海井一口了。

永通起于元代，兴于明代，盛于清初，衰于清末。在此五百余年的漫长时间里，对川省的国计民食，有一定的贡献，对滇黔等省的食盐支援，曾起到重要作用。惟以限于地区条件、交通条件，技术条件、先天条件，在发展道路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终究不能同五通盐业相颉颃，最后仍不免走上衰落的道路。

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始末

王叔堪

素以产盐著称的五通桥，滨临三江——岷江、涌斯江、茫溪河——汇合处。市区傍江而建，沿岸丛丛绿荫，树影婆娑，风景宜人。据统计，单榕树一种，即达千株之多，最大者须六七八人始可合围，估计树龄至少也在五百年以上，它是五通桥最具特色的风景之一。西岸竹根滩为盐、煤中转站，它被两江包围，形成江岛。运销滇、黔食盐，均以木船由此转运；制盐所需烟煤，也从此处入口。沿河帆樯如蚁，餐馆林立，商贾辐辏，堪称闹市。然而市内交通，却十分不便，除人力车外，桥滩两地往来，全靠木制小船。这种小船，载重量只一吨左右，乘客也只三五人，舱内置木椅供人休憩，船尾则置木橈二匹，分置左右，由一个船工操纵，左右前后运转自如，人们给这种小船取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名称：“双飞燕”。它除了供作交通工具外，还可作为游艇。每当明月如镜，清风徐来之际，驾一叶扁舟，遨游于茫溪河涌斯江之间，三二好友，低斟浅酌，开怀畅饮，确又有不少的诗情画意。

“小西湖”的名称，恐怕就是因此而得来的。

抗战开始，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川盐奉命增产，以济湘、鄂、陕等省民食，于是桥盐也因之而发展，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好景不常，随着抗战日久，国民党政府腐败，贪污横行，加上币制贬值，物价飞涨，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地方建设。五通桥虽得天独厚，却缺乏人工装饰，几无市政建设可言，街道狭窄而破滥，河流壅塞而腐臭，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粪坑密布，蚊蝇孳蔓，此乃解放前五通桥之粗略概况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五通桥获得解放，旋于一九五一年八月成立五通桥工作委员会，十一月五通桥市人民政府正式诞生，并着手进行新的五通桥市的建设。

一九五二年，川南行政公署拨给五通桥市人民币二十亿零七千二百万元（旧币）作为五通桥市政建设经费，其中七千二百万指定修建公共厕所三个，用以初步改善卫生环境。二十亿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为了妥善运用这笔经费，市府考虑到建设之初，市府虽没有建设科，但人少事多，技术力量又很薄弱，且全市干部都忙于土地改革，不可能承担此项任务，经市长办公会议研究报经市委及乐山专员公署批准，正式成立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专司其职，并指定副市长王叔堪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权负责筹备。赓即筹建机构，配备干部，决定兴建项目，划规区域。同时，一面派干部到省建设工程局学习，一面积积极备料。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繁忙的筹备，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五通桥市市政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当时主要技术人员，只有一个本为机械工程兼搞土木工程的工程师代良培（系向川康毛纺织厂借用）和有一定土木工程经验的社会闲居人员杨正国，以及上海光华大学会计系毕业闲居在家的吴象衡等。会计、秘书、总务、材料保管等人员，则由市工商联借用和向外招聘，现场施工人员，或由建筑工会推荐，或在施工工作中发现选拔。就这样边工作，边充实。该会工程最繁忙时期，干部增加到一百余人之多。与此同时，也积极准备建筑器材，首先由王叔堪到泸州市川南行政公署财委申请调配木材一千立方，获得批准后，赓即派人到洪雅检查验收，并立即扎筏启运回桥。木材是土木建筑中最为关键的材料（当时还没有钢材），有了木材，其他一切都好办。同时又向乐山专区煤建公司订购青砖二百万匹，青瓦若干，向嘉华水泥厂先后购进水泥和铜河石灰各若干吨，还派人到井研、仁寿招聘石工四百人选地开厂，先后采条石约五千立方。由于专区各县此时正集中全力进行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基建，所以各种建

筑材料较易购买，因而所需材料，在极短时间内，均运抵市建会竹根滩仓库堆存，至此市政建设委员会在组织上、物资上都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为开展全面施工奠定了基础。兹将市建会主持兴建的主要工程分述如下：

兴建公厕

建市之初，市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改善五通桥街市的粪坑密布、蚊蝇群生的脏乱状况，决定修建公厕。市建会首先选定四望关、盐码头、王爷庙三地，绘图设计，于五二年七月同时破土修建公厕三座，同年年底同时竣工交付使用。在当时实为五通桥市公厕之肇始。这不仅带有示范性作用，且因式样新颖，方便使用，大大地改善了卫生条件，颇受各界人士的好评。此后还在牛华溪犀镜楼续建一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条件的变化，目前除王爷庙及牛华两地公厕仍继续为群众使用外，四望关、盐码头两处原有公厕，前者为饮食服务公司占用，后者为五通桥机械厂占用，已成为单位所有了。此为五通桥市政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个兴建项目。

改建市面街道

由四望关至黄桷井约一公里半，是市区的主要街市大道，又是市委机关所在地段，也是乐山至内江的公路干道必经之地。当时路面狭窄，高低不平，行人车辆，皆称不便，更不适应日趋繁荣的市场需要。五二年报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对原有街道，进行彻底改造。市建会全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由代良培、杨正国共同负责勘测设计施工。这条大道的关键性工程计有四处：

1. 由菩提寺山下至“三公世第”（现为人行第一宿舍）侧面，因系两山夹峙，每遇大雨季节，山洪暴发，其势迅猛，原有排水涵洞，年久失修，不能有效排泄，以致危及附近店房，造成灾害，必须另修石桥，加大涵洞，才能消除隐患。该处前临江

边，后靠高山，地形逼窄，在原有街面建桥，必须先筑便道，使车辆畅通，而石桥与便道，又无法同时并存。后经研究，乃决定先建便道，同时修建石桥之另一半。迨此一半建成，始拆除便道，复在原址再建石桥之另一半。为了加快施工进度，采用三班制操作，昼夜赶修。即使如此，也用了将近四个月时间始告完成。

2.是茫溪河大桥西岸河埂工程。由于该段河堤倒塌，路面陷落，以致街面奇窄。要维修好街道，必须先修堤坎，因而此项工程费时费财较多，单条石一项即耗去五百立方之多。

3.是自盐厂新村至商业局段，以及自市委至丁佑君烈士像的两段路面，总长约三百公尺。前者须下挖一公尺五，后者又须垫高约一公尺。才能使路面平坦。这是此项工程中土方量最大的工程。

4.是四望关的保坎和过河码头工程。此项工程必须水下作业。这在当时还没有比较先进的水下作业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是很艰巨的。在完成上述工程和铺设三合土路面的同时，根据市政建设规划，由人民政府通告街房店铺按统一标准（路幅为十公尺）限期退让装修，以求整齐美观；对河边旧房进行拆迁；整修了倒塌了的堤坎；以及添置了可供行人小憩的石栏杆，使之成为略具规模的滨江大道。此外还利用四望关半月形的空地一块，建成街边小花园（后置丁佑君烈士像），栽种应时花木，是为五通桥开展美化绿化的起点。整个市街工程，共费时一年半，耗资十四亿五千万元（旧币）。

修建居民住宅

五通桥虽属比较富庶之地，但在旧社会，除极少数人有较宽的住宅外，一般平民住房均简陋狭窄。沿河一带，更是棚房林立，只能聊蔽风雨。为了逐步改善人民居住条件，市建会于一九五三年着手筹建居民宿舍，选定竹根滩大坟堡附近坟地，由代良培设计兴修居民平房住宅十幢，计八十户，公用厕所一座，（当